

## 屬於

瀛苑副刊

◎文／呂侑倫 圖／芮安

男孩問女孩，要考哪一所高中。

女孩不假思索的就說出，當然是綠色制服那一間。

的確，女孩在學業上超越一般正常人的極優異表現，根本就是易如反掌。

那你呢？女孩問。

男孩說，我的成績不好，考得上就念，考不上就工作。不過我還是想要念餐飲學校。女孩點點頭，因為她覺得，她就只是會品嚐美食而已，壓根不會想要瞭解一道道美食，究竟是如何誕生的。

那妳幫我補習好不好？

那些衝刺的日子裡，女孩漸漸瞭解，男孩為何想要念餐飲學校。男孩從小父母就離婚，而他跟著媽媽一起生活。每天，媽媽為了賺錢，早出晚歸，唯一有機會能盡母親的責任的時機，就是在深夜時，將簽好名的聯絡簿夾著一百元，放回已經熟睡了的他的書包裡。就當昨是隔天的餐錢，五十元早餐、五十元的晚餐，而中餐就吃學校的營養午餐。日復一日，男孩也厭倦外食的生活，漸漸開始自己研究料理，反正是煮給自己吃的，好不好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便宜又能夠為家裡省錢。母親節那一天，男孩用省吃儉用存下的零用錢，替母親買了一組保養品。因為細膩的他，早已經發現多年來母親為這個家的付出，歲月在臉上刻下痕跡，白髮也漸漸的從髮根蔓延了。

母親節夜裡，煮了宵夜就等著母親回來，想要給母親一個驚喜，想不到卻是母親給了他一個，他不能拒絕，只能含著眼淚接受的結局。

「妳的媽媽因為太過操勞，導致肝指數上升，引發猛爆性肝炎，剛剛已經走了。」話

筒那一頭，是他已經好一陣子沒見過面的父親的聲音。在男孩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，眼淚卻已經不聽使喚的奪眶而出了。

「媽媽最喜歡我煮的乾麵，只要下個麵，拌上現成的炸醬，再加幾條青菜，就是我多年來的晚餐，而那一餐來不及吃的宵夜，也是乾麵。」

男孩泣不成聲，女孩眼眶也濕潤起來。

女孩下定決心，一定要讓男孩考上他想要的餐飲學校。為了男孩也為了男孩的母親，也為了我自己。

開學那天，男孩意外的在同班的餐飲教室裡，看見女孩。

女孩吞吞吐吐的跟男孩說話，因為考試那天，女孩得了重感冒，搞砸了，簡直是糟透了。但是女孩卻不願意重考，只要再等一年，她一定能夠穿上夢寐以求的綠色制服。不管家人如何勸說，女孩還是毅然決然的念了這一間餐飲學校。

而女孩臉上沒有不甘願，男孩臉上只有說不出的喜悅

上課的時候，男孩與女孩自然的牽起手來，下課的時候。女孩坐在男孩的腳踏車後座，就這樣五年。一直到畢業那一天，男孩只公開的在女孩的左臉頰留下一個輕輕的吻，還是女孩生日那天，被班上同學起鬨之下才有的。為了繼續專業，兩人一邊在學校進修，一邊在飯店裡實習。而兩人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，女孩選擇了餐飲的餐，男孩選擇餐飲的飲。每天每天，在忙碌的飯店裡，就算見了面也只能點頭微笑，連辦公室偷情的程度都稍嫌不夠，寒暄幾句都不太可能。只有回家的時候，再分享一天下來的心得，還有順便抱怨難搞的客人與飯店經理囂張的臉孔。最後，如果氣氛夠美，燈光夠佳，心情夠好，最重要的是男孩有足夠的體力可以使用。男孩會在女孩還在沖澡的時候，打開浴室的門，先讓熱水淋濕兩人，再在煙霧繚繞中，與女孩深吻，一直吻到白色床單上，將一天下來沒用完的體力，還有上班時的怨氣，男孩會再做衝刺的，在女孩的身體裡留下。

女孩在廚房，一邊想著，要是你敢變成花心大蘿蔔，我就把你剁了，這一幕嚇到了不少飯店的大廚，而忽然一陣玻璃碎聲，把大家都引了出來。

男孩在吧台練習甩瓶，摔破了酒瓶，也割傷了手，女孩在醫務室裡幫男孩做了簡單包紮。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受傷了」他說。男生總是這樣輕描淡寫，殊不知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傷痕，不僅刻在男孩的身上，也烙在女孩的心上。男孩有自己的一個急救箱，裡頭隨時都充滿著碘酒、棉花棒之類的用品。反正都是女孩在準備的，男孩只知道受傷了要找女孩，卻從來不知道，每找一次女孩，女孩就多一次心疼。不過女孩明白，這是男孩愛她的方式。

那天，一向嘈雜的飯店，被女孩尖銳的尖叫聲給劃破，原來是有色老頭在女孩上菜時，對她毛手毛腳，女孩向經理投訴，經理卻要女孩跟客人賠不是，女孩受了好大好多的委屈，她不肯道歉，因為她沒有做錯事情。爭吵中，那位色欲薰心的老頭，被一腳踹到地上，杯盤散落一地，劃傷了女孩。是男孩要挺身而出保護女孩的時候了。這下禿頭的經理就更是氣壞了，氣得頭上所剩無幾的幾根頭髮都站了起來。他大聲責備男孩，男孩也只能用正義與勇氣的鐵拳回報在他令人厭惡的嘴臉上。想當然，這樣子不顧一切的下場，就只有捲鋪蓋回家吃自己了。

男孩從來沒有給過女孩什麼，這一次，男孩用行動表示他有多在乎女孩，看著為了拉住男孩而意外受傷的女孩的手，男孩有說不完的心疼。「每次都是妳幫我包紮，這一次換我來幫妳。」男孩用繃帶的在女孩手上纏繞，第一圈他說對不起，第二圈，他說我愛妳，第三圈．．．．．

女孩小心翼翼的收下了剩下的繃帶，這是男孩第一次為了愛她所做的事。

女孩換了一間飯店，男孩到了PUB當了BARTENDER。

再也沒有可以拆散他們的理由了，從幾次為愛做的傻事來看，男孩一點也不懂得怎樣才把愛說出口，只能以行動表示。不過女孩一點也不介意，只要她知道，他是愛我的，這樣就很夠了。現在，女孩開始又多了一件事情要擔心，擔心男孩的血氣方剛，煩惱男孩的不顧一切。每當聽到屋子外頭呼嘯而過的警笛聲，每響一次，女孩的心頭就揪了一次。但是能做的也只有替他治療，幫他祈禱。

「他說妳不要臉，硬要倒貼我。」「所以你就揍他一頓？」

一次又一次的，男孩為女孩出頭，不許有人傷害她。

「我心甘情願倒貼你阿。」女孩靠在男孩的肩膀上，有開心也有擔心。

懸崖邊的愛情。

這次女孩再也無法挽回男孩，不是男孩變了心，也不是淡了情。

「他說我是沒娘養的，才要出來混飯吃。」女孩知道，這是男孩這輩子最大的痛，

尤其是在母親節前夕。每年到了這個時候，女孩都刻意的不要讓男孩想起這件事，安排了許多活動。今年也是，但是等不到男孩回來共度晚餐，就得先到警局保他出來。

「重傷害，現在還在加護病房。」警方說。

女孩心疼著男孩也擔心著那個白目不識相的人，一切只希望他早點從加護病房出來。我們回家吧，先洗個澡，我幫你準備宵夜。

女孩還在廚房，男孩接到了警方的電話，表情沒有任何異常。

「他死了。」

女孩沒有停下了手邊的動作，「吃飽我再陪你去警局吧。」

在一起的幾年來，女孩鮮少為男孩下廚，每天總是蠟燭兩頭燒的，忙著學校還有工作的事。女孩才想著，已經忘了有多久，沒有替心愛的人下廚了。以前的她，是只懂得品嚐，連荷包蛋都煎不好的人。而當她有能力可以為心愛的人下廚時，她卻又沒有把握住機會，她實在後悔極了。

其實，自己才是一直沒有把愛說出口的那個人。

女孩端著一盤乾麵，來到男孩面前，「下個麵，拌上現成的炸醬，再加幾條青菜。就是我們最豐盛的料理，因為裡面有滿滿的愛。」男孩已經止不住淚水，女孩也是。似乎，患難才能見真情這句話是真的，不過用在這裡已經沒有意義了。

看著男孩熟睡的面容，已經沒有慌張的驚恐，只有安詳而深沈的呼吸聲，也難怪，因為女孩參了好幾顆安眠藥，剩下的，女孩都吃了。

「我真的不能沒有你」女孩拿出那捆沒有用完的繃帶，是男孩第一次為她打架時，幫她包紮的。緊緊地勒在男孩的頸子上，第一圈她說對不起，第二圈，她說我愛你，第三圈．．．．．一直到男孩沒有了呼吸，女孩解開繃帶，一頭綁在男孩的小指上，一頭在自己右手的小指。「到了那邊，不要忘記來找我喔。」

拿起廚房的菜刀，往自己左手腕，劃下了一道，永遠無法挽回的深淵。

好痛，真的好痛。

如果可以重來，我會好好愛你。我不會欺騙家人，明明可以考上第一志願，卻在志願卡上，把餐飲學校填到第一個。如果可以重來，我會好好愛你。我就不會跟同學串通好，叫你在生日的時候，吻我。如果可以重來，我會好好愛你。我就不會在飯店吧台的瓶子上動手腳，讓你受傷。如果可以重來，我會好好愛你。

我就不會跟經理演戲，害你被飯店開除。如果．．．．．

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到底有多愛我而已！」

沒有人知道，男孩到底有多愛女孩，只有女孩自己最清楚。因為從沒有人教過女孩，怎樣談戀愛。也許當他明白，女孩小時候的陰影，他就不會讓女孩這麼沒有安全感。女孩，曾經被自己的父親一次次的羞辱。而母親卻在一旁冷血得沒有任何阻止的意思。但是女孩並沒有想不開，卻是更堅強的站起來，因為長大以後，她才有足夠的能力，返回譴責他們，抑或是更遠走高飛。女孩明白，只有遠離，才能真的解脫，於是

她念了遙遠的餐飲學校的原因，有一半是愛著男孩，有一半是為了逃離家庭。所以女孩從來不在母親節那天，為男孩下乾麵，因為這樣，令男孩難過，也讓女孩想起他痛恨的母親與父親。誰有錯，誰又是對。女孩最後找到了她的安全感，也總算解脫。男孩跟著母親的腳步，最後團聚一起。這樣或許是另一種圓滿吧。

眼前一陣白，陽光刺眼，她以為來到天堂。

女孩醒來，感覺十分疲倦，似乎做了一場很長的夢。而男孩還在床邊睡得香熟。今天是萱萱第一天上小學，我要去叫她起床刷牙洗臉，我還要起來做早飯。

「老公，快點起床，上班要遲到了。中餐吃什麼好呢？吃乾麵好了，乾麵簡單又充滿愛。還有。老公，我愛你。」

「老婆，我也愛妳。」

〈完〉

2010/09/27



淡江時報社